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我认识震坤有三十多年了，那时去作协“爱神花园”，在各编辑部串门子时常见到他。震坤性格开朗，人缘很好，还是个段子手。他在《海上文坛》做美编，有一次策划了一个小节目：每期请一位上海作家写一个“海”字，放在封面左上角，我也有幸受邀，借书法之名上了一回封面。后来我与朋友策划一套“青橄榄”散文丛书，大约锁定了十二位上海作家，赵长天领衔，每人一本，总体设计请震坤担纲。他选用哑光布纹纸，封面是黑白调性的景观，很符合海派散文的气质，后来这套书得了全国图书奖。

1998年秋天，得知《新民周刊》创办，我与胡展奋兄通过考试调到新民晚报。《新民周刊》是上海第一本新闻类杂志，在版面设计上希望呈现全新理念。周刊负责人向王震坤伸出了橄榄枝。作协不肯放人，后来在各方努力下，《海上文坛》的负责人叶辛总算松了口气。我从叶辛老师那里得知消息，当天见到新民晚报的老总丁法章，就告诉了他。丁总抚掌大笑：“王震坤到位了，周刊就可以着手出试刊了。”在丁总心目中，震坤是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的东风。《新民周刊》是全彩版面，给震坤施展才艺的空间更大，他划的版样、设计的封面大气明快，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，放在书报亭里辨识度极高。

后来我写了两本书《寻找老家具》《时

纸上花比人长寿

尚老家具》，就请震坤设计，因为书里每页都有照片，相信他能协调图片与文字的关系。当时数码相机像数都不高，但经过他的处理，图片的缺陷被弱化了，偶尔还能产生特殊效果。他真是一个高明的美编，王元化先生请他设计新著的封面是有道理的。没有悬念，这两本书又得奖了。最妙的一个封面是他为我的散文集《石库门·夜来香》设计的，从我的书里选取几篇文章和几张旧照片，套用老《申报》的式样编排，文字也竖排，文章下面还放了那个时期双

妹花露水、三星蚊香之类的广告，展开后就像一张泛黄的旧报纸。出版后不少读者就是冲着这个封面买我的新书。

后来震坤又回作协了，我们还经常在饭局上“恣欢谑”。四年前我与郑重、王小鹰、赵丽宏、龚静等在海

关图书馆办了一个作家书画展，开幕那天他抱病来捧场，面容消瘦，但精神不错。我们两人合了影，但摄影师我不认识，至今也没有拿到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三年前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我们在一家云南餐厅聚餐，震坤带去了一件硬卡彩墨画，可以入饌各种蔬果和鲜花，色彩缤纷，姿态妩媚。前不久我与朋友又去这家餐厅，老板将这张画在桌子中央一搁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花花草草还是那么鲜艳，但是他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了。民

**花花草草
还是那么鲜艳，
但是他离开我
们已有一年了。**